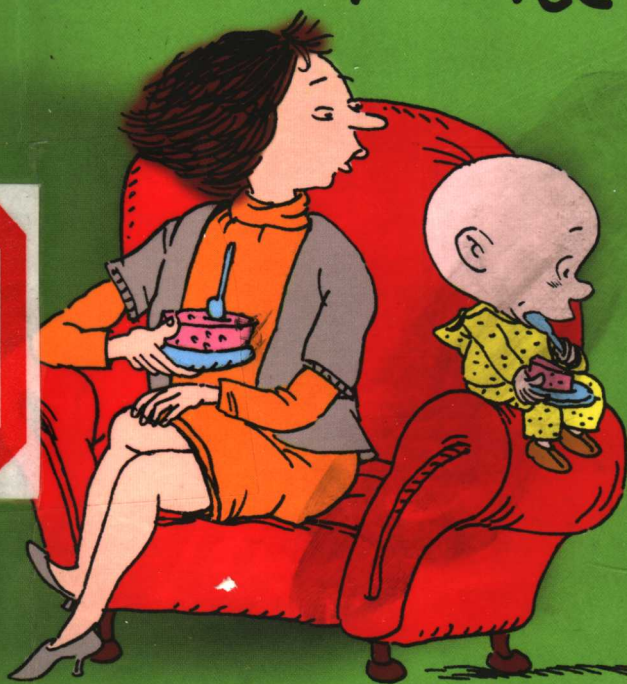




小布老虎丛书



陈土的 常新港 著 六根头发



春风文艺出版社



陈土的

六根头发

常新港 著



12/2/2018

◎常新港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土的六根头发/常新港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1

(小布老虎丛书)

ISBN 7-5313-2482-2

I. 陈… II. 常…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409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xiaobuhu1998@sina.com

东北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20 千字

印数: 1—30 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单瑛琪

责任校对: 朱立鸿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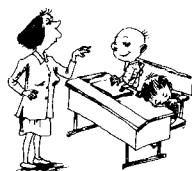
我真的不清楚该不该讲这个怪兮兮的故事。陈土应该是真实的，就像我家楼下那个整日忙忙碌碌的男孩。他几乎每天都要生气，也会愤怒，但是，他就在这种看似不顺心又颇感幸福的生活中长大了。陈土就是我。

常新港



我会有更多的弟弟和妹妹。我希望他们不要经受那些多余的愁苦，要多多地拥有那些我从没领略过的欢乐。

目录



第一章	妈妈肚子外的噪音	1
第二章	形象大使	11
第三章	头发有故事	19
第四章	亲亲我的土	30
第五章	我得病了	39
第六章	不幸提前上学	49
第七章	小仪想当班长	57
第八章	饿虫子	66
第九章	小房子大房子	74
第十章	关于肚子胀的问题	86
第十一章	侵占我的时间	94
第十二章	难养活的两色花	102
第十三章	铁老师肚子里的小弟弟 ..	111
第十四章	让他安静点儿	121
第十五章	我给爸爸治病	130
第十六章	消毒水	139
第十七章	英子老师的老猫	149
第十八章	我真的不高兴	161
第十九章	泥彩飞扬	169
第二十章	饿虫子的独唱歌手	181
第二十一章	排毒现场	189
第二十二章	种下我的头	200
第二十三章	光头兄弟	208



第一章 妈妈肚子外的噪音

我很舒服地蜷缩在不大的房间里。我认为这是房间。谁都在这样的房间里呆过。我的头离门如此地近，我想，这肯定是为了让柔嫩的我们能够顺利地走出来，不受到伤害。假如离人生的第一道门太远的话，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不测的事。那就不会有这么一大厚本的事情发生了。当然，在我走出那扇门之前，我就已经有了许多的故事，这真是值得庆贺的。说不定我经历的这些事，你当初也遇到过，只不过，你不记得了。

原谅我，我的表达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我正单纯地缩在妈妈的肚子里，用单纯的方式感受着门外的声音。我很被动，还不能主动地参与。所以，这个时候的故事就显得简单明了了。首先是音乐，一种不管痛痒的音乐，进入我不成熟的耳朵。这种叫音乐的声音就响在仅有一墙之隔的门外。我没有反应。我不积极响应。我很消极。当我在几个月后走出这扇门时，我才知道那种音乐噪音是大人们实施的所谓胎

教。我哈哈大笑起来。大人们的脑瓜里常常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但是，很陈腐，缺乏新意。他们认为这是在帮助我，却不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种下了极大的恶果。

在我对强加给我的音乐进行消极抵抗时，我还没见过面的爸爸粗鲁地把收录机紧紧贴在妈妈鼓胀的肚皮上，并一厢情愿地把音量拧到了最大。他以为我反应迟钝听不见。

我愤愤不平地踢了妈妈肚子一脚。我在门里踹的，门外的爸爸和妈妈愚蠢地以为我对音乐产生了最早的热爱。我又一次被迫吞食着误解的恶果。

很显然，他们都兴奋起来，除了难听的音乐噪音外，还掺杂着他们嘴巴里的怪模怪样的话。

我又踹了一脚。我以为能把爸爸和妈妈的火踹出来，惹得他们不太高兴。

这时候，我听见门外的爸爸大叫道：“怎么样？我的儿子听懂了音乐！怎么样！我说他能听懂的！”

妈妈受了爸爸的误导，也兴奋起来：“再把音量调大一些。”

爸爸说：“这已经是最大的音量了！”

天哪！他们是这样理解问题的。我在门里听得很清楚，他们在门外忙乱起来。所谓的音乐停止了，取代音乐的是爸爸的埋怨。妈妈很不高兴，也高声吵嚷起来。妈妈一高声说话，我睡觉的房间就受到了震动，颤抖起来。这样，我感到很不舒服。他们企图把



一种叫责任的鬼东西推卸给对方，谁都不要，声调都提了上去。

爸爸说：“我早就让你买一个好音响，你偏偏弄回这么便宜的家伙，怎么样，不响了吧？”

妈妈说：“我想买个世界上最最先进的音响设备回来，一要有钱，二要我们的儿子能听得懂啊！”他们在医院使用一种叫B超的东西，检查出我是一个男孩子。

这时候，我听见了一种物体落地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尖厉刺耳，令我浑身战栗。其实，是我所在的整座房间在发抖。

沉静了片刻，妈妈哭泣了：“你摔吧，把东西都摔了，最好把儿子也摔了。”

妈妈一伤心，我马上就能感到自己的四周变得异常潮湿了。我的房间湿度太大，空气中有浓重的咸味，这又令我很不舒服。我在门里扭动起身体，就像蛇那样扭动。这让妈妈感觉到了，她停止了哭泣，用手轻轻抚摸肚子。妈妈为了我，只能牺牲了自己痛快的哭泣。妈妈奋力地擤了一下鼻涕。我房间里的咸味明显淡了。

爸爸的声音消失了。他也用手抚摸妈妈的肚子，我能感到他的手比妈妈的手有分量。妈妈把他的手打到一边去了。

妈妈说：“给我削一个苹果。”

爸爸去削苹果了。不一会儿，我就感到四周弥漫



着一股香甜的味道，把咸味赶跑了。妈妈吃完了那个苹果，对爸爸说：“太甜了，给我倒半杯水来。”

我听见在距离我的头不远的地方，传来咕噜一声，水就沿着一条管道流过来了。空气马上就变得清爽起来，我的大脑也活跃了，我不想睡觉，我想好好享受一下清爽的空气。但是，不行，我的身心被刚才的噪音搞得太疲倦了。再兴奋也得睡觉，这一切都由不得我。可怕的噪音。我只能睡觉了。我心里非常地清楚，用不了多一会儿，我依旧会被那个叫噪音的东西吵醒。

我再一次醒过来时，不知道时光已到了傍晚。这正是门外的人们吃晚餐的时候。家里好像来了许多人，除了爸爸和妈妈的声音外，又多出了陌生的声音。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话，都在为一件事说着自己的理由。我凭着感觉，渐渐猜测出门外众多陌生人的身份了。除了爸爸和妈妈外，多了爷爷和奶奶，还有叔叔、婶婶。

他们在争论我妈妈的营养问题。在这个特殊时期，妈妈的营养变成了一个异常繁琐和复杂的问题。

妈妈的营养，就是我的营养。妈妈不想吃饭，但是，大家都坚决地反对，说妈妈不吃怎么行？不是她一个人想不想吃的问题，而是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的大问题。

我很认真地倾听他们的讨论。准确无误地说，我是在感受着他们热烈的争论。爷爷的话少，说出一两



句，就让大家沉默半天。奶奶就是听爷爷的，还不停地警告大家：“刚才孩子爷爷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奶奶说的孩子无疑指的是我了。我心里很受用。我已经提前在这个家庭里有了位置，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有点儿急着想推开面前的门，走出去。

叔叔和婶婶说话的语速太快，让人摸不着头脑。说白了，他们提供的营养信息量太大，让人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性的选择。他们说出的营养品的名字听上去像是化妆品的名字，太花哨，让人不敢吃。所以，早就想打断他们说话的爷爷终于开口了：“都闭上嘴巴。让孩子的爸爸说点什么！”

爸爸原来一直沉默不语。他在说话前，还清了清自己的嗓子。我很久以后才知道，一个人说话前先清理自己的喉咙，一般都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要说出重要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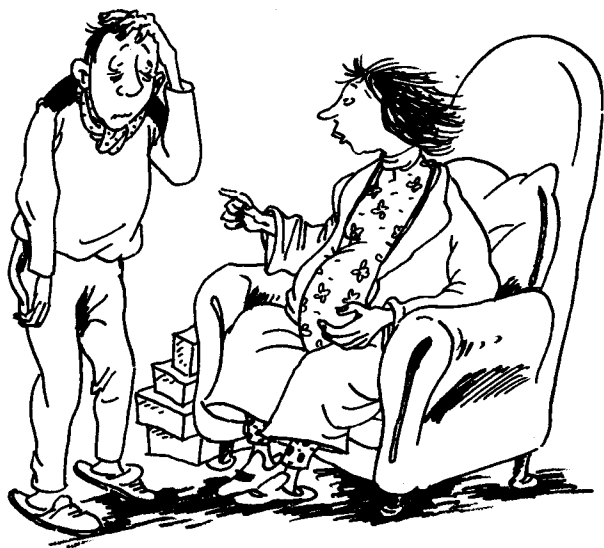
爸爸说了下边的话，果然出语惊人：“我觉得孩子的妈妈应该多吃一些生发的药。”我感到外面的空气一下子就变得沉重起来了。

我感到我的房间抖了一下，其实是妈妈被爸爸的话气着了：“我的头发很多很厚，我吃什么生发药啊？”

爸爸说：“我的头上没几根发呀！我担心孩子受了我的遗传，头发少怎么办？”

妈妈说：“我吃的补药够多了，我不想再吃乱七八糟的药了。”





爸爸说：“我儿子是个秃顶就惨了。”

我估计，爸爸在说这句话时，脸上一定浮现着一种凄楚的表情，要不然不能使妈妈坚硬的心肠软了下来：“那就少吃点儿生发药吧。我这可是完全为了孩子。”

妈妈的话刚刚说完，爸爸就拿出了药送到妈妈手上：“你先把这两粒吃了。从今晚开始，每天两次，一次两粒。”

妈妈说：“这绿色的药片是什么？”

“当然是生发药了。”

“原来你早就弄到了生发药？”

“等儿子走出来，一切都晚了。做任何事情，必须要做到前面。”看来，爸爸的早年秃顶，对他是个

沉重的教训。他不希望这种灾难再降临到我的头上。

我听到咕噜一声，一股水冲着两片绿色的东西，沿着食道冲向我了。我猜，这两片东西就是他们所说的生发药了。我感到了那两片药在水的作用下迅速溶解，又分解成更小的颗粒，沿着更细小的通道，逼近了我。我无法阻止它们接近我的身体。

我感到在接触到生发药的分子时，我的头顶上出现了灼热感，不一会儿，我的头皮又有点儿发硬了。那感觉接近封冻、板结、僵死之类的形容词。这令我一点儿都不舒服，很不舒服。

妈妈在第二次吃这种绿色药片时，我哭了。当所有的孩子走出第一道房门，兴奋地大哭时，总是被武断的大人们说成是我们的第一声啼哭。对这种说法，我很反感。在大人们欣赏孩子们的这一声富有纪念性的哭叫时，我已经提前哭泣过多少回了。

大人们在不真实的事情上，投入了太大的精力。有一天，我如果跟大人们严肃地就这个问题讨说法时，大人们肯定不会相信我的话。他们会用一句“都是鬼话”，轻易地结束一场百年冤案。

接下去，我感觉门外的人都去吃饭了。因为，他们说话的次数相对变少了。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没有人说话。可能人人都朝妈妈的碗里夹菜。妈妈说：“我碗里都冒尖了，怎么吃得下？”

爷爷说：“多吃点没什么坏处。”

叔叔说：“你可是两个人吃饭。”



爸爸千方百计在哄着妈妈吃东西：“再吃一口。”
妈妈似乎是在拒绝。

爸爸永不放弃：“最后一口。”

妈妈说：“照这么吃下去，我的儿子生下来，准有八斤。”

爸爸说：“我的理想是，儿子一生下来，突破十斤大关！”这句盲目乐观的话，让大家像过年一样忙碌起来。

这时，奶奶可能拿来了软皮尺，坚持要给妈妈测量肚子的周长，以便判断我出生时的重量。

爷爷对奶奶说：“你眼花了，看不准尺寸，让孩子爸爸看。”

爸爸量过之后信心十足地说：“孩子生下来达到十斤，不是太难的事。”

我缩在自己的房间里傻傻地想，大人们盼望我走出那扇门就达到十斤的体重，究竟为了什么？实在是想不清楚。

我急于要走出房门特征是醒着的时候多，睡眠的时候减少了。另外，我感到自己所呆的空间小了。我企图施展自己拳脚的时候大大地增多了。我的行为令妈妈又焦虑又惊喜。爸爸在这时候表现出的幼稚和可笑让人会怀疑他的智力有问题。

爸爸握紧拳头说：“如果能晚生几天，突破十斤大关就十拿九稳了。”

妈妈似乎也受了爸爸的感染，说：“生个十斤的



儿子就好了。”

我可不管这一套，我该出门时就要走出门去。快到我出门的日子，我给妈妈施加了压力。

我在窄小的空间里拳打脚踢。

妈妈在沙发上正看一本休闲杂志，她突然间就感到了腹部的阵痛。她恐惧地喊了一声之后，爸爸就找来了几个邻居，把妈妈从五楼抬了下去，用车送到了医院。

我提前一个星期要出门。

爸爸在长长的走廊里瞎转悠，埋怨我这么急着跑出来干什么！

我想说，你让我继续呆在那么小的房间里目的何



在？你也太虚荣了吧？

妈妈一时半会儿生不下我，躺在产床上大喊大叫。那时，走廊上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都急得乱转。

没想到，爸爸的脸上多云转晴，突然说了一句话：“孩子难生，我估计，他的体重有十一斤吧？”

奶奶悲喜交集地感叹：“多大个的孙子啊。”

叔叔可怜的想像力让他的两只手比画成西瓜大小的样子：“我侄子的脑瓜该有这么大！”

婶婶说：“脑袋大小不重要，关键是要聪明。”

爸爸插了一句：“脑瓜子不大，能聪明吗？”看来，爸爸的真理就是一道简单的算术加法，大头加重量，等于优秀。

在这个时候，妈妈又忍不住大叫了一声。

我所在的小房间抖动起来，氧气也明显不足了。

我真的要出门了。我听见了手术刀剪子钳子撞击金属托盘的声音，那种声音令我胆战心惊。医生和护士们做好了给妈妈做剖腹产的准备，万一生不下来怎么办？

我还没见过面的家族成员们，此刻都拥挤在产房的门外，像长颈鹿一样伸着脖子，焦急地等着我出现。

我觉得门外太吵了。能不能安静一会儿。难道，我一踏出面前的门，就要在如此乱糟糟的环境中生活下去了？感觉不妙。





第二章 形象大使

我不管医院的权威大夫怎么决定，也不想管妈妈生产我的能力如何，我只有一个欲望，极为强烈的欲望，我要自己推开面前的房门，走出去。

妈妈在努力，我也在使劲。

我可不想让冷冰冰的大夫用锋利的手术刀划开妈妈的肚子，直接把我从睡了近十个月的温暖的小房子里拎出来。我还没忘记跟小房子做短短的告别仪式。因为有一种力量让我来到了门前，这可能是我在小房子里的最后的时间了。

我听见有人说：“他出来了。”

在这个时候，我停顿了一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犹豫。我对门外如此嘈杂的声音深怀恐惧。

门外又有人说：“他的头很大。”说的是我的头。说不清是赞赏还是忧虑。

另外的一个人说：“再使点儿劲儿！”这肯定是对我的妈妈说的。我听见妈妈的嘴里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我——已——经——使——劲——了！”